

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一

铁笛神剑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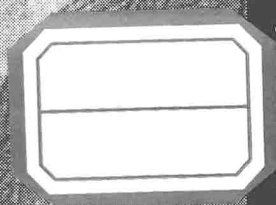
卧龙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一

铁笛神剑三



卧龙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二十八回

伐毛洗腔 玉琪服灵药 追源溯往 和尚说真情

瞎仙铁笛罗乙真领了前辈大侠一指镇江南万楚崧宏普大师来到黄山，自是一件难得之事，尤其是这位宏普大师，竟然是傅玉琪的外公，此事就更为奇巧。在傅玉琪的记忆里就记不清有这一位外公，仅听家中之人提过一两次，想不到今天竟见到这位唯一的亲人，在他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几人转翻过几道山谷，眼前便是白象崖，迎面走出了静心道姑、圣手医隐陆天霖、虬髯神判龚奇和金翅大鹏方云飞，静心道姑身后跟着猩猩、狮子。

静心道姑却不认识宏普大师，但一见来人那种仁慈庄穆的法相，已知是位前辈高人，忙地稽首让道。

众人进屋之后，自有傅玉琪、贞儿奉茶。

圣手医隐陆天霖一见老和尚，不由心头一怔，望着他发呆。看了一会，霍然抢步上前，拜伏地上，惊喜地道：“万老伯还识得小侄么？”

宏普大师点点头，合掌微笑，道：“阿弥陀佛，想不到再世之人，此时此刻，还有缘碰到你，难为你还认出老衲。唉！老衲已是红尘世外之人，你还讲这俗套做什么，快点起来。”

陆天霖依言起身望着老和尚沉思了片刻，道：“拜别仙颜，转眼已

是三十多年，想不到……”他原想说，想不到再能拜见，但一想，如若这等说法，必然要牵出他突然绝迹江湖之事，似是为大为不便，连忙收口道：“想不到晚辈两鬓已灰，马齿竟已六十有一了。”

宏普大师道：“人间岁月，原就是如驹过隙，数十年来，不但老衲忘了人间，恐怕人间也早就忘了贱名了。”

江南醉儒一旁说道：“哪里，哪里，老前辈侠风义行，武林同道莫不敬仰，时被晚辈们引为风范，哪里就敢忘了呢？”

宏普大师微微摇头叹道：“侠风义行，老衲何敢克当，蒙武林同道错誉，老衲更感汗颜。”说至此处，顿了一顿，又道：“此番老衲重履江湖，少不得还要请武林朋友替老衲主持公道呢。”

江南醉儒脸色一动，道：“以老前辈德望，当代武林谁不敬仰，有什么事只须吩咐一句，自有晚辈等效力，何劳您老人家亲自移驾呢……”

宏普大师寿眉一轩，呵呵笑道：“如若事情不太棘手，老衲又何苦再蹈这争胜斗霸圈子呢。只因对方乃是一代魔头，老衲是当事人，也是见证人，除了老衲他还有三分忌讳，别人就无法管得此事了！”说着望了望瞎仙铁笛。

瞎仙铁笛接口道：“此事说来话长，慢慢地自要交代，咱们以后再作详谈吧。”话毕，又把静心道姑等人一一引见。

虬髯神判因为有师长在前，半晌不插一句言语，这时恩师一引见，忙地开口拜道：“晚辈龚奇与老前辈叩安。”

瞎仙铁笛一听虬髯神判竟然开口说话，任他定力深厚，也不禁惊呆了当地。

江南醉儒望着陆天霖道：“陆兄果然堪称杏林神手，龚奇的伤害，已是着手春回了。”

瞎仙铁笛转脸望着圣手医隐陆天霖，抱拳一揖，道：“奇儿的伤残，多蒙陆兄惠施妙手，老朽实是感激不尽……”

圣手医隐陆天霖不待瞎仙铁笛话完，忙地抱拳肃容道：“罗大侠如此说来，实使在下愧死。想老前辈救人于危，琪儿托庇门下，替傅

家保留了香烟，这等高天厚土之恩，不用说我一二弟在泉下感恩不尽，就是在下也是没齿难忘……”说着转脸望了虬髯神判一眼，接道：“奇师兄之伤，也不过是机缘罢了，我又何德何能。劳你老人家这般夸赞，实在更使我寸心难安了。”

静心道姑在旁对瞎仙铁笛道：“陆兄也不是外人，你怎么尽管和人客套，岂不怕被长辈见笑么？”

瞎仙铁笛实因遽见虬髯神判伤愈，心中自是万分激动，他原想再说几句感激之言，但经静心道姑如此一说，只得把到了嘴边的话重又咽了回去。

宏普大师低低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行侠仗义是武林英雄所为，苦海普渡乃是佛门因果，短短人生，能行善济人总是好的。就如同罗大侠一般，当年救琪儿小命，也正是本着侠义之心所作，哪里会考虑到什么祸福利害呢！”

在场诸人听宏普大师如此一说，都不由得朝着傅玉琪望了一眼。

宏普大师虽是方外高人，但他当年亦是性情中人，这时乍见傅玉琪，也不免兴起了一阵伤感。他自觉年已近百，就留下了琪儿、慧儿这两个孤苦无依的孩子，而自己虽然跳出红尘，可是到头还是无法太上忘情，勘破“情”字关，为了当年自己的一段公案，又要重临江湖，跳入是非之场，真是凡事皆定数，半点不由人……

想到这里，宏普大师望着傅玉琪，道：“琪儿，你到这边来。”

傅玉琪虽未曾见过这位外公，但是一种藏蕴内在的天性，就在宏普大师这声慈爱的唤召之下油然而生，他应了声，柔顺地依言走到宏普大师跟前。

宏普大师伸手拉着傅玉琪的手，轻轻抚摸了一阵，道：“琪儿，你可知道我为什么又要重来这烦嚣的尘世么？”

这话问得似太玄虚，傅玉琪听得睁着一双星目，却答不出话来。

宏普大师微睁善目，环视了四周一眼，叹了口气，道：“此番我重入江湖，是为了你们兄妹，也是为了自己了断一段久悬未决的公案

.....”

傅玉琪久埋心底的心事，经宏普大师几句短短的话一引，立即被引发起来，盈盈热泪地道：“琪儿在此，上蒙恩师恩兄爱护，视为自己子弟，所以琪儿一切均好，只是身负血仇，坐寝难安，此次外公下山，望能指示琪儿，早日手刃亲仇。”

宏普大师点头道：“唉！你也不要着急，你的血海深仇自是要雪，只是对方身份地位都至为奇特，报仇二字谈何容易。”说着转脸望望陆天霖、方云飞道：“如果对方是易与的，那你那二位伯叔早就饶不了他。只是对方太难对付，近年来我也风闻到许多事，所以这才决定亲入江湖，把这件事作一了断，免得我一旦撒手西去，到那时，这事就永难大白了。”

圣手医隐陆天霖望了望傅玉琪，惊喜道：“难道你老人家此番是为二弟的事而来么！”

宏普大师黯然点了点头，道：“虽可说是为了他，但此事实种因于老衲……”他长长叹了口气，又道：“此事说来话长，以后咱们自是要慢慢详谈。”

众人对这位前辈高人自然是信赖得很，见他如此说法，也就不再追问。

宏普大师又抚摸着傅玉琪的手臂，说道：“听你师父告诉我，说你得到武当前辈大侠云里神龙老前辈的无价至宝，这也是你的造化。不过此药的服法却不同寻常，好在你大伯医理精博，再加你师父和我相助，量来不至白白糟蹋这件宝物，改天我们当照应你服用。但望你以后善自作人，不要有负这位前辈的苦心。”

江南醉儒在旁道：“敢问老前辈，难道这玉溪真人老前辈的灵药另有服法么？”

宏普大师道：“我对医理原是一窍不通，只是近年来常参名刹，会到不少世外高人，才知道道家辟谷、食用黄精，并不是随意食用，而是另有用法。用之得当，功参造化，能收伐毛洗髓之效，用得不得其法，也不过跟普通食物一样，口进肠出，并无什么特殊功效。同作为一种药

物，服用之法却大是不同，而功能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瞎仙铁笛在武林地位已是万人敬仰，行道江湖数十年，阅历也不谓不深，但这种深奥的学问，却还是第一遭听到。同时这事关系爱徒太大，所以很关心地问道：“晚辈们愚鲁，不知你老人家肯否指教，以广见闻？”

宏普大师点头笑道：“这也算不得什么天机，说说自是无妨，好在陆贤侄也在，如何服用，他定必知道。”

圣手医隐陆天霖也不客套，欠了欠身，道：“小侄所知也不过皮毛而已，说错了还望你老人家指正。”

顿了顿，道：“这黄精、何首乌，乃是山灵所钟，功能益气轻身，如二物是千年之物，那就更是神奇。不过一般人食用的皆不得法，是以难望收效。原来这东西吃下去之后，必须让他穿行经脉之后才能奏效。普通人吃法，无论他是膏、丸、汤、散，都是马马虎虎吃下便可，这药物下肚之后，也不过是随着一般食物同时经胃入肠而已，这等吃法自是难以见功。”

贞儿在旁忍不住问道：“那么到底该怎样的吃法？”

圣手医隐道：“食用此种药物，必须先饿上三天三晚，把他身体饿得十分虚弱，胃肠之内点物不存，这时再吃下药物，如此一来，药物才不至随着普通食物匆匆而过，这才能慢慢地经胃、经肠，由胃肠把他的精华全部吸取，再分送大小经脉，如此一来，功用便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只是指普通的一般食用黄精、何首乌之人而言，如像琪儿所得，那已是千年以上真物，更经玉溪真人老前辈精心提炼，更是难得，琪儿如能忍得三五夜的饥饿，吃下之后，再请几位前辈以内家真力一推送，那样一来，就更加快速，这两种药物的功效，也就丝毫不会损失……”

圣手医隐说到此处，江南醉儒忍不住叹道：“我穷秀才啃了这多年的书本，几几乎变成个书蠹了，但却差点做错了一件事。我原想在八义庄之时，就要琪儿服用了，亏得不曾孟浪，不然，岂不坏了事情。”

宏普大师接道：“这正是凡事莫非前定了，也该是这孩子的造

化。”转脸对瞎仙铁笛道：“老衲想趁近日无事，不如就照应琪儿把灵药吃了，以我数人之力，那更是事半功倍了。”

瞎仙铁笛笑道：“一切全凭老前辈作主就是了。”

停了数日，宏普大师、瞎仙铁笛、静心道姑、江南醉儒以及陆天霖等几人，照料着傅玉琪服下玉溪真人炼制的灵药。这几个武林高人，轮流以自身内家真元之气，把药力引导散发，遍及傅玉琪全身各处经脉以及四肢百骸。

药力经这几位高手的内力一引，散布自是快速无比，穿流体内，使得傅玉琪忽冷忽热地在床上躺了三五天之后，才恢复正常。

宏普大师待傅玉琪复元之后，每日晨昏必亲自督促他勤做功课，并传授他佛家内功心法。

转眼间，宏普大师已在黄山住了一月。这一日，大家闲话当今武林人物，由九阴蛇母谈到东岳散人，又谈到陆地神魔邱三波，渐渐谈到燕赵双凶。

傅玉琪一听提起燕赵双凶，不由脸色骤变，向着宏普大师道：“我一听双凶之名，心中便泛起不共戴天之仇。外公既是为此事重莅江湖，就请你老人家早日带我前去，寻访仇家，手刃元凶，也好早雪此仇，以慰父母在天之灵……”

宏普大师沉吟了片刻，道：“琪儿，我既然为此事重履凡尘，焉有不求早日了断之理，只是事情过于棘手，就连我也不能不予周详的考虑。”话到此处，倏然住口，沉思一阵才道：“要了此事，就是对武林道上的朋友也得大费一番周章，然后才能取信天下武林，到那时，我们才能算名正词严，否则，必将激怒天下武林同道，对咱们就大是不利了。”

虬髯神判此时早就恢复了当年凌云的豪气，听宏普大师说得如此严重，不由得豪情顿起，朗声应道：“以你老人家在武林地位之隆，当今自是无人能比，再加上我恩师等技压天下，连我们也不是庸庸平泛之辈，今天老前辈何以如此谨慎呢？这岂不是过于多虑了么？”

宏普大师低宣一声佛号，道：“此事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若

单单是燕赵双凶，就用不着费这么多的心了。据老衲所知，天霖贤侄，早就研炼出对付双凶的解药，二凶既不可惧，那么老衲何苦还要重经此劫呢？”

圣手医隐陆天霖与金翅大鹏方云飞见宏普大师说话神态以及那话中的含意，就猜想到这件事恐怕此老必定知道，当即问道：“难道二弟被害之事，你老人家全都知道了么？”

宏普大师寿眉一抬，点头叹道：“唉！老衲岂止知道，说起这件事，却正种因在老衲身上……”

老和尚说到此处，黯然唏嘘了一阵，平静庄穆的脸上，也泛起了一阵神伤之情。

这淡淡的几句话，说得在场诸人心中一跳，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只有怔怔地望着宏普大师。

大家虽然都猜料得到，其中必定隐着一件武林秘辛，但总不及圣手医隐陆天霖和金翅大鹏方云飞的那种手足之情和傅玉琪骨肉天性之爱来得殷切。

是以老和尚说罢，方云飞便抢着问道：“老伯此话说得晚辈甚是难解，我二哥夫妇遇害之事，怎会是种因在你老人家身上呢？”

圣手医隐城府较深，阅历见闻自是高过方云飞多多，他凝神忖思了片刻，才道：“请恕晚辈愚蠢，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老伯？”

宏普大师颌首应道：“好，你说罢。”

陆天霖道：“此间皆非外人，晚辈直言自是无妨。据晚辈所知，杀害二弟夫妇之人，凶手虽是燕赵双凶，但元凶却是另有其人。以老伯你老人家的德望，与双凶绝不可能结仇，纵然以前教训过他们，量他们也不敢公然向二弟寻衅，更不用说以兵刃相见了……”

宏普大师点头道：“不错，老衲当年行道江湖，武林中哪有燕赵双凶的名字，我们年龄相左如此，自是不会跟他们结怨成仇了。”

傅玉琪满脸忧戚地道：“大伯说另有元凶，想必定是那奸人衔恨所为。”

陆天霖望了傅玉琪一眼，微微摇头，道：“此说也不可能，纵然说

当年老伯威镇武林，但老伯行道也不过是在江南、中原一带，跟他又怎牵扯在一起呢？”

宏普大师脸色微动，望了望傅玉琪，又转脸对圣手医隐道：“以贤侄所猜，那幕后主持其事的元凶是谁，说来与老衲听听。要是你说不错，老衲也就毋须再事隐瞒，就把这般往事说与你们……”话到此，倏然止住，转脸对瞎仙铁笛罗乙真道：“不知哪位朋友来了……”

话未完，陡闻前山传来一声狮吼。

静心道姑对贞儿道：“贞儿，你去看看去。”

圣手医隐为人最是心细谨慎，他一见贞儿立起身子往外走去之际，忙地起身道：“贞姑娘，我陪你一道去走走。”

这正是圣手医隐的谨慎之处。他自从初到黄山之时，义弟方云飞就发现一老者与一少女前来查寻琪儿下落，听来人口气，正是暗算二弟的仇人，这时山外突然来人，不知是友是敌，让贞儿一人前去，实是放心不下，这才起身，陪着贞儿同去。

二人出去不久，就听得一声“昂昂”驴鸣，鸣声嘹亮神充。

江南醉儒听得驴声，一晃脑袋，望着傅玉琪，做了个笑脸，道：“他来了！”

傅玉琪在听驴鸣之时，心里也就想到。这时江南醉儒对自己一讲，没有答话，只笑着点了点头。

金翅大鹏性子最急，同时又因恩兄陆天霖出外迎去，心中更是挂念，他眼瞧着江南醉儒和傅玉琪这一唱一和的神情，忍不住问道：“琪儿，你们知道是谁来了？”

方云飞话音未落，只听得门外一阵“咯得咯得”的响声，同时一个苍哑低沉的声音说道：“对不起，是我们兄弟打扰来了。”

随着话音，人已到了门口。陆天霖抢前一步，跨进门内，一面招呼道：“是洞庭石城山八义庄的孙兄和司徒兄。”转头又向门外道：“二位请进吧。”

一声“打扰”，跟着进来两人，前面一个黑袍矮胖白发老头，后面是个破衣烂衫、蓬头乱发、腋下拄了根粗黑大拐杖的中年大汉。

这二人正是八义庄八仙中的白眉果老孙公太和醉拐李司徒雷。

江南醉儒与醉拐李最是投缘，一见二人，忙地站起身来，先将二人向宏普大师引见。

二人对这位前辈高人，自是恭敬万分。

瞎仙铁笛见二人突然远离洞庭，来这白象崖定然有事，当即笑问道：“二位远离岳阳，光临荒山，定有高论见教。此地并无外人，请讲无妨。”

白眉果老笑道：“无事也不敢惊扰清修。多承罗大侠、高大侠几位抬爱，咱们八个后进也就高攀一点了。”说着，饮了口茶道：“自高大侠离开小庄，今年清明节后，南岳二贤白氏昆仲突然来我们八义庄，说他在清明节那天，忽然接到九阴蛇母莫幽香给他一封信，那信大意是说：她已以云南作为根据地，创设九阴教，自任教主，现在为光大九阴教，已决定先在附近几省筹设分坛，希望白氏弟兄能为她主持湖南的分坛，并限定白氏昆仲在端午节给她答覆……”

静心道姑虽是女流之辈，可是脾气却最急躁，尤其嫉恶如仇。听说九阴蛇母竟然到滇边创宗立教，心中不禁万分气忿，再听到莫幽香对待南岳二贤的手法竟是如此强硬，气忿忿地说道：“如若白氏二贤不答应这妖妇呢？”

白眉果老答道：“那女魔头也真的狂妄已极，信中竟然明说，如若白氏昆仲不愿接纳她的指派，那么在八月中秋将他全家杀尽……”

孙公太还未说完，那边虬髯神判不由怒冲牛斗，一声豪笑，道：“我龚某跑遍半个天下，倒还没有听说这等狂言。要是白氏二贤敢毅然不答应，到时候，我必赶到南岳，看看她们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

白眉果老等虬髯神判说完，又道：“这妖妇可恶还不止此，她更对白氏昆仲说，如果白氏兄弟愿意与她合作，为了取信起见，要白氏兄弟将咱八义庄毁去，以表示他们的诚意。”

瞎仙铁笛追问道：“那么白氏二贤对此事究竟作何打算呢？”

醉拐李司徒雷忍不住抢着答道：“白氏昆仲不愧是武林二贤，他

们看罢来信，把来人削去二指，并在原信上批了十个大字……”

贞儿急着问道：“他们批了哪十个字呢？”

司徒雷朗朗说道：“誓扫九阴教，定杀莫幽香。”说罢又是哈哈大笑。

虬髯神判一竖大拇指，嚷道：“痛快，痛快，这十个字是既豪且壮，不愧人称南岳二贤。”

白眉果老孙公太轻轻叹道：“白氏二贤平日守正不阿，自不屑与这魔头打交道，不过这妖妇素来心肠狠毒，说得到就做得出，只怕……”

静心道姑冷哼一声，道：“难道莫幽香真敢这等胆大妄为不成？”

白眉果老点点头道：“唉！几位远在皖地，也许尚未有所闻。这女魔头近来也实在搞得不成话，云、贵、川、秦等地的武林朋友，已有不少身蒙其害。”

瞎仙铁笛一翻双目，哦了一声道：“我与万老前辈归来不久，怎么还没有听说呢？”

白眉果老道：“这魔头凶就凶在这里，最先也是威吓利诱，如若对方不为所动，她再下毒手，这云、贵、川、秦几地，她几乎是同时出手，相差也不过短短几天，而且出手的歹毒，更是叫人不敢相信。”

圣手医隐问道：“不知哪些朋友已遭其害了？”

白眉果老忖思了片刻，道：“莫幽香走避云南，最后择定以洱海作她根据之地，拟成立了九阴教青灵总坛，并拟在云南境内遍设分坛。但云南境内乃是怒江神蛟马天骥的天下，岂能容得莫幽香开坛设教。但莫幽香既选定云南作为安身立命之处，自然也不肯轻易放过，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怒江神蛟马天骥全家三十二口杀得一口不留，又在两日之间连挑怒江派一十二处分舵，凡是这一十二处分舵略具地位之人，都毁去一只眼睛，这一来怒江派就算冰消瓦解，云南便落入这魔头之手……”

静心道姑切齿怒道：“好厉害、好狠毒的妖妇！”

白眉果老吁了口气，又道：“就是这个月初，四川峨嵋万佛寺、大

凉山的土族以及与甘肃交界之处摩天岭的天元宫也都受到骚扰。这魔头不动则已，一动就是赶尽杀绝。”

圣手医隐听得呆呆一怔，道：“如此说来，难道连万佛寺的惠字五老和天元宫的一虚道长都……”

白眉果老孙公太黯然点点头道：“这魔头的重入江湖，实是一件浩劫，可怜这几人竟未能逃脱此劫。”微微一顿，又道：“不用说这几人了，就是终南山的终南老樵姜老前辈也被她们所害。”

瞎仙铁笛不由面现惊讶之色，道：“任那莫幽香武功如何精进，要她在短短时日之间对付几位武林高手，她也是分身不得。”

白眉果老望着圣手医隐陆天霖道：“要全凭莫幽香一人，除非她成了仙，否则她也无法分身。不过物以类聚，唉！想不到，想不到燕赵双凶，竟甘愿俯首听命于莫幽香。”顿了顿又道：“不单是燕赵双凶，就是连陆地神魔邱三波这老怪物，也被莫幽香罗致到她的九阴教下。”

江南醉儒奇道：“这就奇了，我在离开洞庭之时，倒和他见过一阵，怎么转眼间，竟又跑到九阴教下了呢？”

白眉果老孙公太道：“听说邱三波被仙霞观‘七星剑阵’所困，莫幽香伸手援救，邱三波就感恩投效了。”

瞎仙铁笛点头说道：“这就难怪她有这么大的实力了，但不知白氏二贤究竟有何打算？”

白眉果老道：“白氏昆仲既然绝决回断，也可说是慎重考虑，然后才下此决心。同时他们既然亲到八义庄持函相商，一方面固然是本着江湖道义，一方面也正是愿结同盟，到时候彼此有助。他们既是与我们兄弟以诚相见，我们也自然要以道义相报。所以九阴教不动白氏二贤便罢，如若他们真敢如此，那我们就只有豁出性命，和白氏兄弟共存共亡。”

江南醉儒沉思了片刻，晃着脑袋道：“守望相助，固然可以收呼应策应之奏，不过听孙兄适才所说的情形看，莫幽香是不动则已，要动必定是同时发动，到时分头向南岳和八义庄同时动手，到那时依然头

尾不能兼顾，岂不是白费心血？”

白眉果老无可奈何地道：“如真是那样，也只好委诸天命了……”

江南醉儒把头摇了一阵，反对道：“事情成败虽然可以说与天命有关，但是吾人本身的安排与努力还是不能疏忽，尤其是武林中事，我们更不能疏忽任何一个小环节，任何一个小环节，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所以依我个人的想法，好在目下距八月中秋还远，我们还是应该细心策划为宜。”

白眉果老颌首道：“高大侠尊见极是，但是这事该是如何做法才能算得两全其美呢，还望高大侠指教……”

高镜光素来不喜客套，当即沉吟了半晌，才点头答道：“以我看，如果到时被逼得分头抗拒，还不如事先妥为准备，把两处合而为一，把力量集中来得有利。”

醉拐李司徒雷接道：“那依高大侠之见，咱们两处该向哪一处集中为好呢？”

江南醉儒转脸望着瞎仙铁笛，摇头晃脑地盘算了一阵，道：“看起来自然两处各有利弊，不过南岳虽有险可据，但是山野辽阔，隐密之处也多，任你三步一卡，五步一桩，要晓得老虎也有打盹之时，那等广长的山林一时也是防不胜防。”

白眉果老道：“那么以高大侠看，南岳不如洞庭了？”

江南醉儒笑道：“这个是自然了。你们八义庄设在水套之中，四面带水，一岛在中，不管他莫幽香如何了得，她也不能飞渡这千顷洞庭的水波。再说，她此番定然是大举进犯，既然要越渡洞庭湖，事前绝不能没有一点迹象。所以，你们只要能在紧要之处布设眼线，谅来她有任何行动，也逃不出你们的耳目。在防守上说，这洞庭就要比南岳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静心道姑笑着点头说道：“看不出你这醉鬼心里可真不含糊，依我看，这洞庭果真比南岳易于防范。”

白眉果老道：“二位高见极是，以咱们山庄和白氏昆仲的实力共同对付他们远劳之众，谅他们也讨不了好去。不过我们所顾虑的是

燕赵双凶和陆地神魔的暗器，这三件东西，实是歹毒万分，我想……”说着望了望圣手医隐，又环视在场诸人一眼，欲言又止地住口不言。

圣手医隐和白眉果老却是老走江湖之人，点到便知，哪里还用得着明说。

陆天霖一看白眉果老神色，当下接道：“果真莫幽香到时真的大举犯你八义庄，我陆某虽然不才，到时只要分身得开，定当和我三弟前来八义庄呐喊助威便是。”

白眉果老没料到圣手医隐如此爽快，施礼道：“多谢陆兄隆情，小老儿代表咱们八兄弟先向陆兄致谢，到时能蒙你陆兄到场，那八义庄仰仗之处就太多了。”

圣手医隐还礼谦让道：“孙兄快不要说这等话。你我道义相交，又何况莫幽香和燕赵双凶等原就和我等别有过节，到时前趋洞庭，也不过际会罢了，你老兄又何必谦虚呢？”

瞎仙铁笛道：“这事看来似不简单，说不定到时候，我和这酒鬼也许到八义庄走一趟。”

醉拐李司徒雷欣然道：“如果蒙你二位大驾同来，那也就是这一班魑魅魍魉的末日到了。”

白眉果老转眼看到傅玉琪精光焕发，神采飞扬，不由心头一震，暗道：“这娃娃才数月不见，怎么情形却大异往昔了呢？”由于好奇心动，便不由得多瞧了几眼，又沉思了一阵，忽然悟道：“小世兄可是已把玉溪真人老前辈所赐的药吃了么？”

傅玉琪虽然受恩师的宠爱，但是门规仍然还是很严，心中本想答话，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朝瞎仙铁笛望了过去。

瞎仙铁笛对白眉果老道：“不是孙兄说起，老朽都把这事忘了。前承玉溪真人赐赠灵药，琪儿已经吃了，请转向严兄等代为致谢吧。”

白眉果老道：“好说，好说，这乃是小兄弟他个人的造化际遇，严大哥不过是巧逢其会，代布玉溪老前辈的德爱罢了。不过这位小兄弟的际遇既厚，想必折磨必多，以在下之见，还是凡事谨慎的好。”

瞎仙铁笛听白眉果老话中另有含意，当即问道：“难道孙兄那边

听到了什么风声了么？”

白眉果老也不隐瞒，点点头道：“不错，正是听到一点传闻，不过尚未证实真相如何。”

金翅大鹏心肠最热，一听有关傅玉琪之事，立即问道：“但不知是如何传说？”

白眉果老道：“前些时，老化子董大哥叫人传话给我们，他只说最近有人在追查琪兄弟的行迹，董大哥知其中另有文章，知道三湘也是龙蛇混杂之处，所以要我们几人暗中加以注意，留心查明对方是哪一路的人物。等到有了头绪，再与罗大侠取得连络，然后共谋对策。”

圣手医隐嗯了两声，道：“竟有这等事情，看来他们对此事事先已有安排的了。”

白眉果老因未曾听到他们适才所谈之事，所以不知就里，怔怔地问道：“陆兄所言，他们已有安排，但不知这‘他们’二字，究系指的何人，难道此地已得到了讯息了么？”

瞎仙铁笛道：“我们虽未得到讯息，但从一两件事看来，也可猜出梗概。在二位来到之前，我们正聊谈琪儿身蒙血仇之事，万老前辈也正为了此事，搁下清修，重又再涉江湖。就是老化子这一阵子东跑西荡的，还不是为了这件事么？”

白眉果老一轩长长白眉，一脸迷惑之色，道：“你们几位武林领袖既是这等处心积虑，事情定然是绝非寻常，但不知到底是件什么武林大事？不知可否一开我兄弟茅塞？”

室中一片沉默，几个互相瞧了一眼，都未说话。

垂目静坐的宏普大师微微一抬慈目，低宣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武林之事，武林中所管，还有什么不能的呢。”说着顿了一顿，又道：“所谓‘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我等作事光明磊落，固然其中含有私仇，但报雪私仇亦不能有违江湖道义，所以我等作事，实可无忤无愧了……”

白眉果老接道：“你老人家德高望重，三十年前突然告隐，江湖上顿失明灯，今天复出，正是武林之福，以你老人家德望，还不是登高一

呼，万方响应……”

宏普大师摇摇头，淡淡一笑，道：“怕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正因为目前武林中讲究这德望二字，将来我等力主此事之际，就怕不但不能万方响应，还恐怕是多方阻难呢。”

醉拐李欠身道：“老前辈如此一说，倒教在下不懂了，难道咱们武林中人竟是非不明么？”

宏普大师又摇摇头道：“罪过，罪过，老衲怎能说武林朋友是非不明呢。只是江湖之事，原就是真真假假，伪真伪假，已叫人如坠云雾，眼花缭乱，时日一久，伪假也会乱真，到了这种田地，任凭你如何聪明，怕也会被这种虚伪所蒙，古人所云‘君子欺其方’便是此理，江湖武林中事，又何独不是如此？”

白眉果老沉思了一阵，道：“老前辈语含玄机，此中道理虽然能领略一二，则是与九阴教、傅家血仇又有什么关连呢……”一指镇江南方楚崧在武林地位极是崇高，白眉果老有心想要宏普大师说出个中原委，但一想到老和尚原是勇镇武林的人物，而且又是武林前辈，如果自己贸然直询，乃是大为不敬，是以倏然而住。

宏普大师参透禅机，早已洞悉人心世故，一见白眉果老倏然住口，便知他心意，当下微微一笑，道：“此事虽然关系几家体面，也包藏着老衲一段隐私。但是老衲方才已说过，我人做事但求于心无愧，说来又有何妨？更难得诸位这等爱护琪儿，为了傅家之事这等出力，老衲更是应该直言无讳，把这事真相说出，然后是非曲直才能大白天下。”

说到这里，老和尚睁开双目，环视众人一眼，低沉地问道：“武林之中有一位艾正武，不知诸位可否知道？”

室内之人，一齐凝注着宏普大师，怔怔地皆未答话。

宏普大师微一点头，道：“关外有一位武林人物，人称佛心岛主，几位可知道……”

圣手医隐陆天霖一听老和尚说出佛心岛主，不由脸色骤变，一移身，就想起来，但他目光触及老和尚那庄穆的法相之后，随即平伏下